

曲 艺 集

巧姑娘

張德興 于廷士 著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包括八篇曲艺作品。

有的描写了人民公社敬老院、妇产院給社員带来的好处；有的歌颂了大跃进中涌现出的新人新事；有的描写了人們之間互相协作、亲如一家的共产主义新风格。

这些作品都适于农村业余剧团和曲艺团体演唱。

巧 姑 娘

張德兴 于廷士著

☆

春風文艺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印张·23,000字·印数：1—10,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T10158·105 定价(5)0.09元

目 录

巧 姑 娘(二人轉)	張德兴 (1)
滿 堂 紅(二人轉)	張德兴 (5)
枯木新芽(鼓詞)	于廷仕 (10)
产院生子(唱詞)	于廷仕 (14)
銀河决口(唱詞)	于廷仕 (18)
支 援(二人轉)	于廷仕 (22)
探家路上(鼓詞)	于廷仕 (27)
汇 錢(唱詞)	于廷仕 (30)

巧 姑 娘 (二人轉)

張 德 興

(一板胡胡腔)

日落西山住了工，
生产队办公室点上灯。

(二板胡胡腔)

全体社員开大会，
办公室人挤的滿登登。

(文咳咳拉句唱)

党支部布置新任务，
社員們聚精会神仔細听。
头一个任务是春灌地，
二一个深翻稻田要动工，
時間必須要抓紧，
一个星期要完成。
任务大来時間紧，
大家討論怎么进行。

(武咳咳)

女：支书講話音剛落，
男：有个大个跳在地当中，
女：只見他长的腰圓膀又大，
男：个子足有六尺零，

女：他本是生产队的分队长，

男：外号大炮最出名。

女：領導青年跃进队，

男：每个任务都打冲鋒。

女：先进紅旗一年也未动，

男：在社里他們队是标兵。

女：大炮他瞧瞧支书看看大伙，

男：提高了嗓門开了声：

“我們队五天就澆完小麦地，

願立擂台比輸贏，

誰願打擂这边請，

哪队敢打請报名。”(甩)

女：叫了半天无人搭話。

男：都瞧着大炮不吭声，

女：社員們你瞧我来我瞧你，

男：会场靜的鴉雀无声。

女：大炮剛要夸海口，

合：北炕站起一位英雄，

女：高高的鼻梁紅朴朴的臉，

男：两只大眼睛水冷冷，

女：上身穿著藍布袄，

男：兩條粗辮搭在前胸，

女：她姓宋本是婦女隊長，

男：宋小云去年畢業在初中，

女：勞動之中是能手，

男：領導婦女她有本領，

女：真若是來和大炮比一比，

男：恐怕是有些地方還差几成。

女：因為她參加勞動才几个月，

男：論經驗來講技術還不算精通。

女：可是她看見大炮那個驕傲勁，

男：心不服來氣不平，

女：忽的一下忙站起，

對着大炮開了聲：

“我們婦女願打擂，

合：你提條件我們應。”（甩）

（文咳咳拉句唱）

大家一聽心一楞，

目不轉睛都把小云盯，

有的替她捏把汗，

有的為她心担惊。

這個說：小云胆子真不小，
哪個說：我看她是個楞頭青。

這個說：初生牛犢不怕虎，

哪個說：小毛丫頭瞎逞能。（甩）

（快板流水）

男：大炮拍手哈哈笑，

從鼻子眼里哼一聲：

“小云！你可別來取笑，
你們隊要來打擂哪能行？”

女：小云氣的身打戰，

心里發熱臉發紅：

“大炮哥，哪個跟你鬧笑話，

會場上誰敢胡亂蒙。”

男：大炮一聽冷冷的笑：

“小云你敗陣可別臉紅。”

女：兩個人誰也不讓步，

合：會場上喊喊喳喳議論不停。（甩）

小伙子都說大炮干劲猛，

還有人說他驕傲不相应。

婦女們都贊成小云有勇氣，

老頭們担心她不能贏。

(武咳咳)

党支部带笑說了話：

“大炮你打擂挑人可不行。”

男：大炮說：“不是我有点說大話，

論實力小云她还差几成。”

女：支書說：“妇女队就是你們对手，

你可別驕傲自滿把別人看輕。”

男：大炮說：“不怕丟人咱就干，

到時候就看出誰是英雄。”

女：小云她叫聲：“大炮快提条件，

提出条件大家听。”

大炮說：“我們五天澆不完小麦地，

紅旗交到你們手中。”

女：小云說：“我們五天澆不完小麦地，

永远称你队是标兵，

大紅錦旗給你队做一面，

全队人馬敲鑼打鼓送到你手中。”

男：“咱們打手来击掌，

恐怕空口无有凭。”

女：小云伸手要击掌，

支書一旁把話明：

“紅旗竞赛不用击掌，
党和群众是証凭。”

男：大家鼓掌說同意，

合：队员散会奔西东。

男：大炮把队员召集一起，
背地核計怎么能赢。

他說：“咱們咬紧牙关来苦战，

四个昼夜就完成。

往日一輛水車两人干，

今天就用一人蹬。

抓紧时间赶进度，

提前一天准能行。”

女：队员小張插一嘴：

“要夜战影响健康那能行？

支部一再对咱講，

不許深夜乱出工。

劳逸必須結合好，

違犯規定受批評。”

男：大炮摆手說：“偷着干，
越靜越好不用灯。”

核計好偷偷摸摸下了地，
夜靜更深干的凶。

大炮干着心盘算：

“小云她准有啥章程。
妇女队离此足有二三里，
应该前去看分明。
他不顾天黑跑了去，
来到妇女队的麦田中，
麦地之上无人影，
小云她们还没动工。
大炮一见哈哈笑：
这一回红旗准到咱们队
中，
高高兴兴跑回去，
队员们一听都喜盈盈。
大炮说：“咱们保质又保
量，
三天时间就完成，
完了再去帮她们干，
这又是协作又是批评。
看她们再敢说大话，
到底谁行谁不行。”

女：他们越想劲越大，
男：两只脚不住把水车蹬，
女：流水不住嘩嘩响，
男：小伙子个个兴冲冲。
女：第三天中午十二点，
男：支书和小云走如风，
女：小云头前走的猛，
看样子有了紧事情，

男：后边跟着不少妇女，
女：最少也有二十多名。
男：大炮一见哈哈笑：
“这准是找来支书讲和平，
要讲和平也容易，
必须把红旗亲自送来才能
行。”

女：宋小云跑到大炮跟前面带
笑：

“大炮哥！我们浇地的任
务已完成，
马上就来帮你队，
大协作我们妇女都赞成。”

男：大炮摆手说：“我不信，
哪有这样怪事情？
你们比不过我们就拉倒，
又何必瞎说把人蒙，
两队任务都一样，
拉下我们万不能！”

女：小云说：“我们用的新办
法，
妇女队又能创造又能发
明。
用风力动力把水车带，
不用畜力和人工，
浇的快来浇的好，
任务提前来完成。”

男：大炮說：“咱們比的是力
氣大，

看看誰的干劲行，
不能論發明和創造，
這辦法不能定輸贏。”

女：小云笑的紅了臉，

男：大炮氣的瞪眼睛。

女：支書他看見大炮強詞奪理，
面帶笑容來批評：

“方才驗收了麥田地，
動力澆地快如風。

你們的干劲精神好，
也應動腦來發明，
為了多快好又省，
只凭蠻干不能行。

小云她們干的巧，
改進工具把你們贏。”

男：大炮一聽面紅過耳，

用手撓頭不出聲。

心想只會苦干不會巧，

自己的理想全落空，

這回紅旗要站不住，

大協作的模範隊也未當
成，

看起來技術革新真重要，
干劲加鋤勁兩條腿走路才
能行。

女：支書說趕快回家吃午飯，
婦女隊馬上就要來幫工。

（快板）

大炮在小云面前有些不夠
臉：

“小云哪，深翻稻田咱們
再把紅旗爭。”

（據“長江文藝”王文周、王太祝
的小說“巧戰大炮”改編）

滿 堂 紅（二人轉）

張 德 興

男：春風吹過遍地青，

女：草地上開放了婆婆丁，

男：金黃色花朵放菊瓣，

女：林帶的樹木綠盈盈，

男：杏樹開花粉白色，

女：小鳥歌唱放開喉嚨，

男：拖拉機播種嘟嘟响，

女：遠處傳來鞭子聲，

这是妇女紅旗队，
她們正把谷子耕，
赶碾子的是位新娘子，
她的名叫王玉清，
娘家住在城市里，
是个初中毕业生，
她和李平新結婚，
剛剛一月有点零，
庄稼活計她不太懂，
姐妹們照顧她这小学生，
日落西山回家轉，
又說又笑喜盈盈。

男：这个說：“玉清长的好，
穿戴整齐又干净，”

女：那个說：“李平可真有福气，
小两口般配多相应。”

男：叔伯小姑子插了嘴，
斗她嫂子王玉清：
“李平哥哥好倒是好，
可就是他的工作不卫生，
这样漂亮的小媳妇，
女婿成天臭烘烘。
你們說干净我不服勁，
爱人是个大粪先生。”
她頻嘴頻舌还要講，
刘大嫂瞪一眼她不出声。

女：玉清我听了这些話，

臉上发燒陣陣紅，
心中不住暗瞞怨，
李平办事不聰明，
挑屎挑尿搶着干，
好象里边有“相应”。
社里活計有的是，
硬棒小伙子干点啥不行，
每天除了挑屎就挑尿，
哪能穿出好衣裳！
三天两头得把衣裳洗，
有心說他两句怕伤感情。
玉清到家对婆婆講，

男：这个事正对婆婆心情。
老太太不願儿子挑大粪，
晚間要劝劝儿子李平，
正在外面把鷄喂，
李平挑着粪桶回家中。
扁担挂在房牆上，
粪桶放在鷄架棚，
一陣臭味随风刮，
老太太手捂鼻子出了声：
“你快把粪桶送社去，
这个角色你别担承。
年輕人干啥还不頂一个，
挑大粪也不能多掙工，
屎尿还能有好味，
怎么不嫌熏的头疼！”

玉清一旁插上嘴：

“媽媽的話你要听，
你不干別人也能干，
惹的媽媽把气生。”

男：一听此事心不乐，
他們娘俩一条繩，
你也不来支持我，
思想一定有毛病，
也可能是你鬧的鬼，
装上葯讓媽点火繩！
炮筒子脾气触火就犯，
气哼哼的开了声：

“你們不贊成我这角色，
我覺得挑大糞的最光荣，
你們干淨自己得，
我願意担这个埋汰名。”
房門一开把屋进。

女：玉清放上桌子点上灯，
李平端碗飯門坎上坐，
怕埋汰离你們远点中不中？

扭头別捧吃頓飯，
老太太她可沒住声，
躺炕上嘟嘟囔囔还叨咕。

男：我用被蒙头不出声。

女：玉清我推他他不理，
小两口炕头炕梢分西东，

男：天剛放亮早早起，
把行李搬到小窩棚，
王大叔一看事不对，
搬到这睡可不行。
忙給大叔作解釋，
到这里好把糞尿来集中，
小麦追肥時間不容緩，
在家睡来回走路耽誤工，
老王一听可也对，
不知他們家务事情，
自从跟家僵了火，
五六天也未回家中，
別人問就說为了挑糞方便。

女：这件事玉清也沒磨开对人告訴，

老太太要对儿子叫叫勁，
儿子不服軟算不行，
这件事沒有人覺景，
各怀心事都不出声。

男：李平貪黑起早干的猛，
糞場挖了四个大坑，
四个大坑都挑滿，
摻上土又把盖来封，
早使大糞漚的好，
小麦追肥好使用，
成天和大糞打交道，

家中唧唧事耳旁扔。

女：玉清这几天有点后悔，
对李平挑粪思想还没弄通，

有心托人把他劝，
新过门媳妇怎好出声。

男：老太太想小两口分开不对劲，

将来越整越要生，
当妈的得想法把儿子找，
偷偷托王大叔给说情，
老王才知道闹意见，

赶忙回去劝李平，
磕了烟袋往外走，
回到粪场的小窝棚，
屋里坐着人三个，

张书记李主任和李平。

李主任说：“大叔回来正凑巧，

研究咱粪场往大扩充，
计划庄稼全追肥一遍，
粪场必须添人工。”

老王拍手说好好好，
李平点头更赞成，

老王只顾研究扩粪场，
给李平捎的信耳旁扔，
晚间召开了群众会，

这个会议真隆重，

张书记总结粪场成绩大，
还讲扩大粪场酝酿报名，
接着把李平、老王来奖励，

他走上台把奖品接手中，
光荣奖状镶金框，

一件套衣鸭蛋青，
橡胶球鞋海蓝色，
奖金十元用红纸封，

他在台上讲了话，
要在大粪场扎老营，
一定把粪场建设好，
肥料多了产量增。

女：台下有两个人想拍巴掌心直跳，

这就是他妈和玉清，

娘俩看见李平光荣受了奖，

脸上不觉阵阵红，
老太太心里后了悔，
玉清心里直翻腾。

玉清坐不住金鑾殿，
偷偷溜出会场中，

大步流星走的快，
来到粪场的小窝棚，
抱起行李往回走，

两步当做一步行，
一边走着回头看，
怕人看着难为情。
心中噎噎一劲跳，
后面有人追的凶，
玉清急忙把屋进，

男：后面进来爱人李平。

二人撕撕扒扒把行李抢，
老太太散会回家中，
拉开门说：“抢的好！”
小两口臊的手一松，
行李掉在流平地，
老太太抱起炕上扔，
娘三个拍手哈哈笑，
过去的意见全搞通，
天不早吹灯睡了觉，
小两口唠起一往事情，
李平说：“都怪我的脾气
倔，
不能把道理来讲通。”

女：玉清说：“提起这事我惭愧，
我的思想有毛病，
以后我要学习你，
要当你的小学生。”

男：李平趁机来试探，
动员参加粪场报头名，

他说：“咱们粪场要扩大，
明天报名添人工，
大粪就是宝中宝，
有了它粮食丰产有保证。”

女：玉清说：“这些道理我都懂，

张书记会上讲的清。”

男：“讲的清来讲的清，
不知你能不能去报名？”

女：一句话惹的玉清上了火，
这样小看人可不中，
去年皇历不能再看，
我不是昨天的王玉清，
明天给你长长脸，
我参加粪场报头名，
只因为心情太激动，
“报头名”说的高了声！

男：惊醒了北炕的老太太，
她心想这个头名我得争，
细听小两口睡了觉，
穿上衣裳往外行，
东头去找李主任，
扒窗户召唤李长青，
长青一听是大娘到，
“深更半夜啥事情？”

女：“我参加粪场把名报，

我来争取报头名，
儿是英雄母好汉，
大娘要当老英雄。”

男：“头一名把你来写上，
再来就算第二名。”
不言老太太回房去，
架里公鷄打了鳴。

女：玉清急忙把床起，
找到主任李长青，
男：“玉清你可来晚了，
头名被你婆婆爭。”

女：这老太太真跃进，
报名讓他占了上风，
急急忙忙往回走，
碰上了刘大嫂和李凤英，

張大叔和林二嬭，

男：还有叔伯小姑子挑皮精，
挤挤眼来咧咧嘴：

“嫂子呀！

我也要当大粪先生。”

女：“我要拧你这張厉害嘴！”

男：一拐牆角跑的无影踪。

大家都去把名报，

轉眼报上二十沒有零。

合唱：娘三个在大粪場劳动的
好，

評比时都占前三名，

二季度开了評比会，

全家開个滿堂紅。

枯木新芽 (鼓詞)

于 廷 仕

日暖风和小阳春儿，
紅光照耀謝家屯儿，
一条大路通南北，
道西有間小角門儿。
两扇角門开一扇，
門里走出一个人儿：

高高个儿瓜籽臉，
留着两縷长寿眉儿，
高鼻梁子秃头頂，
黑色胡須摻銀須儿。
趟子絨棉褲扎褲腿，
青斜紋的棉袄沒嶄字儿。

張老汉今年七十岁，
他是敬老院院里幸福人儿。
老汉无儿又无女，
孤苦伶仃一辈子儿。
想当年挨門要过飯，
三十晚上撒过財神儿，
雪天蹲过山神庙，
雨夜靠过土墙根儿。
合作化他成了五保戶，
公社化迈进幸福門儿。
冬天寒冷犯了咳嗽病，
憋了一冬沒出門儿。
走出角門用目看：
道东閃出大院子儿，
紅磚垛子灰勾縫，
木板大門刷綠漆儿。
牌上写着水泥厂，
大爐修在院当心儿。
老汉迈步把院进，
院里修飾的真整齐儿：
土平房舍白牆壁，
詩歌壁画滿墙皮儿。
老汉拉門进屋里，
屋里坐着一群人儿，
双手搓着泥球子，
地上放着一堆泥儿。
老汉迈步往前走，

走近姑娘李淑珍儿。
她身穿一件花棉袄，
綠色头繩扎辮根儿，
滿面紅光圓圓臉，
两只大眼睛挺精神儿。
未曾說話面帶笑，
干活从来不讓人儿！
坐着一个小板凳，
手里团着泥球子儿，
泥球里面有石灰，
燒的双手脫层皮儿。
老汉在她身边站，
两眼呆呆出了神儿，
就凭这样巧姑娘，
干起活計太費为儿。
开口便把淑珍叫，
叫声：“姑娘听仔細儿，
团弄泥球有啥用？”
淑珍聞听笑嘻嘻儿：
“公社新建水泥厂，
用它燒了做水泥儿。”
老汉摇头說：“太慢，
讓人看着太焦急儿！
还是机器干活快，
不用手舀不燒肉皮儿。”
淑珍聞听抿嘴笑：
“当前还没有机器儿，

大家正在想办法，
創造一架团球机儿。”
老汉听罢微微笑，
不住用手捋胡須儿：
年輕人真是有干劲，
咱們暗中来比試儿。
太阳落山紅霞起，
鳥雀归山鴉投林儿，
老汉回到敬老院，
心里暗暗想問題儿。
炊事員端来大米飯，
豆角絲子燉粉皮儿。
老汉只顧想心事，
那知桌上放飯盆儿，
无意中揮了一下手，
手指插进热飯盆儿。
这才知道送来飯，
老汉拿起竹筷子儿。
吃完晚飯躺炕上，
麻花大被盖在身儿。
想起自己晚年福，
心里暗自想問題儿：
自己享福感谢党，
老头我也要为社会主义出些力
儿。
凭我当年手艺巧，
定要創造个新工具儿。

工具是个什么样？
老汉皺眉又苦思儿，
翻来复去难入睡，
瞅着天棚干着急儿！
忽然想起个好办法，
这个方法准不离儿：
老汉不由心高兴，
翻身坐起穿上衣儿。
登上鞋子把炕下，
火柴盒拿在他手心儿。
月儿弯弯树梢挂，
雪白墙壁泛銀輝儿，
老汉忙把油灯点，
迈步走到东墙根儿。
順手揭开箱子盖，
箱里拿出大剪子儿，
拿出“坏水”和錫块，
燃着火爐燒烙鉄儿。
老汉学过薄鉄活，
称得一手好手艺儿。
把鉄剪成扇子面，
卷成圓桶焊上錫儿。
形状好象鉄桶样，
底上安着鉄把子儿。
老汉一看心欢喜，
上炕脫衣合眼皮儿，
公鷄报曉天放亮，

旭日东升照紅屯儿。
老汉飯后去工厂，
找到姑娘李淑珍儿，
“姑娘給你新工具，
試驗一下看看是否有問題儿。”

淑珍把它接在手，
伸到泥堆灌滿泥儿，
連甩几下也不掉，
老汉一看着了急儿，
赶快找找啥毛病，
姑娘快把意見提儿。
淑珍双眉聚一起，
好象一对大逗鷄儿。
忽然想起好办法，
笑在眉梢喜在心儿。
开言忙把大爷叫：

“我有一个小建議儿：
桶里装个小托板，
管里安个彈簧子儿。”
老汉連連把头点！
佩服姑娘有主意儿，
急忙回院重改进，
二次来找李淑珍儿。
淑珍急忙做試驗，
忙用圓筒装上泥儿，
大拇指一使勁，
泥球出筒落到地皮儿，

球子均匀效率高，
轉眼地面摆一堆儿。
淑珍忙把厂长叫，
走来姑娘馬淑文儿。
淑珍拉着淑文手：

“咱們快造新工具儿。”
淑文点头說：“好好，
明天就去买鉄皮儿，
請来一位工匠师，
讓他給咱做几十儿。”

老汉說：“这我能做，
千万不必外找人儿，
白手起家方为本，
飽时別忘餓时飢儿，”
淑文忙說：“使不得，
你老已經上年紀儿。”
老汉聞听动了怒：

“不是老汉发脾气儿，
子牙九十做宰相，
黃忠七十做將軍儿，
老汉年迈心不老，
要和你們比干劲儿，
建設社会主义我有責，
你們別跟着乱唧唧儿。”
淑文一看没办法：

“大爷不必这样生气儿，
这份活計交給你。”

乐的老汉捻胡须儿：
“姑娘不要当真事，
大爷这是装生气儿。”
大家闻听哈哈笑，
老汉真是跃进人儿。

第二天买来一块薄铁，
老汉食了两个黑儿。
全厂工人三十个，
各个使上新工具儿。

产 院 生 子 (唱 詞)

于 廷 仕

冰消雪化小阳春儿，
鸿雁结队往北飞儿。
小河流起波浪，
两岸倒垂杨柳枝儿，
对对白鹅漂水面，
呵呵嘎嘎抓小鱼儿。
小河南岸是山地，
山上栽着果木林儿，
河北岸是红旗公社，
村子名叫万宝屯儿。
有一位社员刘淑芬，
住在屯里往东数仨大门儿，
门前有眼甜水井，
歪脖柳树靠着角门儿。
院内草房三间整，
玻璃窗子绿油漆儿。

淑芬这几天没有劳动，
只因为小孩要临盆儿，
公社给了四十五天假，
呆在家里清理东西儿，
这一日，太阳西斜天过午，
屈指算起到了日子儿。
上炕盘腿柜边坐，
兜中掏出铜钥匙儿。
钥匙插在锁头里，
吱扭拉开两扇柜门儿。
取出了小孩衣服和小被，
还有带招子和布裤子儿。
常言说：不见黄河不落泪，
看见衣被伤了心儿。
淑芬家只有夫妻俩。
男人名叫李景春儿。